
明史

明史卷二百七十三　列傳一百二十四

王守仁　伍文定　邢珣　徐璉

戴德孺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南京吏部尚書華子也母娠十有四月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遂生因名雲五歲不能言遇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登弘治十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獄中素畜彘飼以囚食歲終則殺而分之囚往往乏食守仁提牢至立命殺以食囚其弊遂絕決囚江北已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臺諫二十餘人守仁抗章論

赦瑾怒矯旨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追之急守仁懼不免賦詩寘衣冠岸側若沉江者而潛附商舶至福建遇放所識道士責之曰若有父在尚瑾遂若父誣若潛走異域何以自明守仁悟乃赴龍場其地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為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留之驗封累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十一年八月兵部王瓊奇守仁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所在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

溪桶岡池仲容據洌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小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託疾不赴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玭戰死遠近益震守仁至知軍門左右多為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者至臥內詰之曰汝通賊當死能自首貰汝罪隸戰栗不敢隱因令詗賊賊中動靜守仁無弗知乃立十家牌法察奸訓兵決策進討以大帽賊尤通徼福建廣東會兵明年正月督副使楊璋等破賊長富村賊奔象湖官軍進逼之不利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

諸將議調狼兵俟再舉守仁不可親率銳卒屯上杭佯犒衆退師出不意直擣象湖奇兵從間道潛登賊驚潰諸道兵乘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師寓投首師還疏言權輕無以號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定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隊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自委不命于朝副將得罰偏將偏將得罰營官下至小甲得罰卒伍務使上下相制舉動齊一由是兵

威益振其年九月進兵大庾志山闗官軍出衆閒意攻南安知府季斆擊敗之副使瑋等亦生擒曰能以歸遂張封横水左溪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將一軍會横水數及守備郟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將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率兵遏其奔軼而守仁自將駐南康去横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潛于賊巢左右乘高布伏然後進軍遇之賊方迎戰兩山砲發幟舉大驚謂官軍已盡犂其巢遂潰守仁乘勝克横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

地遠今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者當
大喜期以十一月朔降而珣文定諸軍已冒雨奪險
而入賊阻水為陣珣麾兵直渡奪擊知縣張戩衝其
右文定又與戩右出賊倉皇敗走遇淳兵迎戰又敗
明日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出降而湖廣
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餘人突至諸軍擒斬始
盡先後俘賊魁八十六人從賊五千餘人乃設崇義
縣于橫水控制諸傜還至贛州議浰頭賊初守仁之
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
水浰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後

橫水破仲容始遣其弟仲安率二百人來歸而嚴為戰守備守仁知其情遣使賫牛酒間設備杖仲容號言盧珂鄭志高我讐也將襲我故為之備非虞官軍也守仁佯怒召珂等杖而繫之令仲安諭意而陰使珂弟集兵以待遂下令散兵來歲首春大張燈樂仲容聞且信且疑之守仁又賜仲容新曆屬使者說入謝仲容乃率其黨九十三人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何故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密遣進兵而留仲容觀燈樂明年正月三日置酒大享

潛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麾下兵
軍直抵上浰大破賊巢諸軍畢集連破中浰下浰斬
賊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
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至岸下賊不
知而下招之遂上據其險明日官軍進攻內外合擊
擒斬無遺乃于下浰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
大定初朝議賊勢强盛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謂
遠調客兵煩擾公私且曠日持久進止難一急上疏
止之不及橫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尚
未及承檄一時領兵之將不過二三書生及偏裨小

枝而平數十年巨寇如拉朽遠近咸驚為神進右副
都御史時中官勢盛帝從鎮守太監畢真奏封賊事
宜必協議乃行守仁恐真阻撓凡報捷率令其弟姪
賫奏真乃喜十四年六月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
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易小舟趨
吉安召伍文定定計討賊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數
日而鮮表上宸濠偽檄因言陛下在位十四年數經
變難盤游未息致宗室潛謀窺竊神器令天下覬覦
豈特一寧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
昔漢帝有輪臺之詔而天下獲安唐宗有奉天之詔

而孫鎬感泣伏望陛下痛自刻責易轍改絃出奸捷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巡遊以杜天下奸宄之望宗社幸甚帝不省時里居副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鄭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學抨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感來赴義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使賊少遲旬日則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

全兩廣楊豆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遣李士實劉養正叔其歸國之誠拔令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泄之宸濠果疑未敢即發至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居守自將兵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諜知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于是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吉安譚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眾議所向或請趨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

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賊相持江上二郡必出兵絕我後是我背腹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必虛我軍新集氣銳攻之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申嚴軍令以文定為前鋒庚戌夜半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而登縛拱樤等軍士頗縱殺掠守仁急整軍入戮干紀者十餘人下令宥脅從安輯士民慰諭宗室人心大悅居二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並進宸濠衆自安慶還兵乙卯遇于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爭進趨利珣

繞出賊背奮擊貫其中文定愚來之建德撓張兩翼分其勢守仁別遣充元等發伏擊之賊大潰擒斬二千有奇溺水死者萬數賊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赴援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瑊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風逆不利守仁斬先卻者文定以身狥砲石間火燎鬚不動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而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其副舟妻妃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大膠淺倉卒易舟而逃王冕所部兵

進執送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被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先是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能擒賊至是果奏捷是時帝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命安邊伯許泰為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赴南昌諸嬖倖與宸濠通者懼獲罪又忌守仁功高競為蜚語謂守仁先與同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縱宸濠湖中待帝到陣自擒遂近疑懼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於廣信守仁不與間道

玉山上疏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再擾永深然之曰吾此來正為群小在側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先生大勳吾自知之第事不可直情耳守仁知永可託乃以宸濠付之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北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動撫之愈厚其有病者予藥死予棺遇北軍喪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由是北軍人人感悅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復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賄京

師貴人約為內應藉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守仁固辭不得徐起三發三中北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日長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遭喪亂悲號振野北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北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以江彬能得帝意間之曰守仁將興兵誅君側之奸忠為首次即公又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來先是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至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

阻不令見帝還蕪湖又不得命守仁乃入九華山日
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
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
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以
下乃無言時讒邪構煽禍變百出微守仁東南事幾
殆世宗深知之首召入朝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
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
多忌其功于是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遂
拜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

務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廢斥殆盡守仁不能安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貴幸言于張璁桂萼將召用又為費宏所阻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并敘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地隣交趾其間

深山絶谷悉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以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調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於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止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蘓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明年正月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因請陳兵入見守仁數其罪杖而釋之親入其營其衆七萬人咸就撫守仁奏聞于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

官量劉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若州事俟有功始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蘊受等任之并受約束于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是時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台花相諸峒蟠亘三百餘里流劫州縣軍民橫罹鋒鏑者積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遣湖廣土官示不再用伺賊不備忽四面並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斷藤峽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克之布政使林富率蘊受兵別從新墟道直抵八寨突破石門副將沈希儀以思恩兵分道邀擊

餘賊俘斬殆盡八寨亦平先是守仁召用出璁萼意萼素貴喜功名欲乘勢取交趾守仁不聽萼大恚宣言思田宜征顧行撫八寨無罪乃反征帝入其言賞遂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曰臣等皆廣東人備知諸猺為患積年先嘗調兵數十萬人耗銀數十萬兩糧數十萬石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而我軍失亡固已大半今守仁承百年困敝之後感聖明特達之知不役一卒不費斗糧片言馳諭而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之賊烏棲獸服于深岩絕峒自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征勦者令一舉蕩平若拉枯朽勞苦功高

如此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太夫大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先是守仁討平叛藩為忌者所抑不曰守仁初同賊謀則曰輦載金帛以歸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兵部功賞不見施行戶部伏題又行察勘臣恐自此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疆圉有事誰復為陛下任之帝但報聞而已是時守仁已病甚上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十一月晦行至南安卒年五十

七夜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少時常問其師曰讀書何為曰取科第耳曰但為是耶然故好游戲佻健不羈隨父宗師嘗潛出塞外躍馬挽彊縱觀山川形勢踰月始返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自是有志正學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不苟言笑然未有所得後游九華更好神仙之說歸築室陽明洞中習導引術尋復棄去從釋氏遊亦無所得既謫龍場窮荒無所得書日夕紬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始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為說曰道家言虛聖人

豈能加一毫實佛家言無聖人豈能加一毫有聖人
祇還良知本體更無所加良知之虛即天之太虛良
知之無即太虛之無形凡日月風雷山川民物有貌
有象有形有色者皆從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
能為天之障礙聖人順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
發用流行中何有一物能為良知之障礙守仁既以
此自信故其為教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以有善有
惡為意之動以知善知惡是良知以為善去惡是格
物欲學者常求所謂良知而遺棄問學謂宋儒之説
研尋探索妄開實徑蹊荆棘墮坑塹日就支離决裂

作朱子晚年定論以標列異趨策勵學者久之從游日廣附和日衆士之新奇怪僻者翕然從之以下學為剿賊以詳說為窒滯以窮理為僻誕用詆諸儒自立門戶而純修實踐之士未之許也議論紛起攻擊競至出奴入主枝撐不相下尊之者以為追宗象山斥之者以為掇拾二氏究其流弊象山猶使人返求諸心而王氏之學則入于恍惚不可知矣守仁既卒帝以其擅離職守大怒諭吏部具狀尚書葛言守仁疾篤離任旋報物故情似可原帝意未釋言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廷臣其詳定是非及封爵予奪以

聞于是萼會廷臣上議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于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至于縱肆傳習轉相詆訾日甚門人為之辯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聖聰甚于無忌憚矣若夫討捕輋賊擒獲叛藩據事論功誠有足錄是以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雖出于楊廷和預為己地之私亦緣先帝黃榜原有封拜侯伯之令功罪不相揜今宜免其追奪以章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

天下之人心帝乃下詔曰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招致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與伍文定伏義除兇功罔可録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係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殁後卹典俱止不行仍榜諭天下敕有蹤襲邪說果于非聖者重罪不宥給事中周延先爭之遂被黜除慶初延臣多訟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十二年詔從祀文廟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為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戶隆慶初襲伯爵萬

曆五年卒子承勳嗣督漕運二十年號稱職子先進
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田何繼為伯無
子爵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將安往先進怒因育族
子業洵為後及承勳卒先進未襲死承勳貲產乃歸
業洵業洵自以非守仁嫡嗣爵終歸先進弟先達既
襲必爭產乃誘先達為己養而別推承勳弟子先通
當嗣由是先達與先通屢爭于朝數十年不決崇禎
時先達子業弘復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為
兩廣總督所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
入禁門祈自刎不殊執下獄先通為伯四年流賊陷

京城被殺業弘獲免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父琇貴州參議文定舉弘治十二年進士有膂力善騎射議論慷慨不能下人授常州推官精敏善決獄稱彊吏魏國公徐俌與無錫民爭田文定勘歸之民劉瑾入俌重賄興大獄逮撫艾樸以下十四人悉被徵文定時已遷成都同知亦下詔獄斥為民瑾敗起補嘉興江西姚源賊王浩八等流劫浙江開化都御史俞諫檄文定與參將李隆都指揮江洪僉事儲珊討之軍于華埠而都指揮白弘與湖州知府黃衷別營馬金賊黨劉昌三破馬金

軍執弘官軍大挫浩八旬以其衆衝華埠洪夷定擊
敗之追及孔埠陰珊亦追至地灘破其巢斬首百七
十級散脅從四千人進攻滚田洪以奇兵深入賊俘
走擲金帛于地衆趨之陣亂洪及指揮張琳等皆被
執文定等殺後得還賊亦遁歸江西隸等上文定忠
勇狀詔所司獎勞九年擢河南知府討擒劇賊張勇
李文簡以才任治劇調吉安討平永豐及大茅山賊
已與王守仁平桶岡横水宸濠反吉安士民爭亡匿
文定斬亡者一人衆乃定遂迎守仁共平賊擢江西
按察使張忠許泰至南昌欲冒其功而守仁已傳宸

濠赴浙江忠等失望大恨文定出謁遂縛之文定罵曰吾擠九族為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乃屈辱忠義為逆賊報仇法當斬忠益怒以銅錐擊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尋遷廣東右布政使未赴而世宗嗣位文定列上其狀且曰最忠泰與劉暉至江西忠自稱天子弟暉稱天子兒泰稱威武副將軍與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誣害良民需求萬端計所漁獵何止百萬及脂膏罄盡乃始旋師致餓殍遍野盜賊縱橫雖萬斬三人不足謝江西百姓令大憝如江彬錢寧皆已伏法三人實其黨與乞速正天誅用章國

典又積發宸濠貲財還之江西以資經費矜釋忠泰
所陷無辜及寧府宗人不預謀者以清冤獄帝並嘉
納之論功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三年討獲
海賊董效等二百餘人賜勅獎勞明年謝病歸六年
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擢右都御史代胡世寧掌院
事雲南土酋安銓反敗參政黃昭道攻陷尋甸嵩明
明年武定土酋鳳朝文亦反殺同知以下官與銓合
兵圍雲南詔進文定兵部尚書兼前職提督雲南四
川貴州湖廣軍務討之以侍郎欒材督餉會芒部叛
酋沙保子普奴為亂朝議并以屬文定文定未至雲

南銓等已為巡撫歐陽重所破遂移師征普奴左都
御史李承勛極言川貴殘破不當用兵詆文定失計
遂召還命提督京營文定行至湖廣疏乞省祭歸已
四川巡按御史戴金上言叛酋稱亂之初勢尚可撫
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師旅窮于川貴軍聲震
于楚滇飛芻輓糧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
而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審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
以為文定可罪也帝下吏兵二部核議尚書方獻夫
李承勛詆文定好大喜功傷財動衆乃令致仕文定
忠義自許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雖功名甚

著而顯融終身芒部之役憤小醜屢肆亂畧欲爲國
伸威所執甚正而爲議者旁撓廟堂又當務姑息識
者恨之天啓初追謚忠襄始與文定共平宸濠者邢
珣徐璉戴德孺珣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士正德初歷
官南京戶部郎中忤劉瑾除名瑾誅起南京工部遷
贛州知府招降劇盜滿總等授廬給田撫之甚厚後
討他盜多藉其力王守仁征橫水桶岡珣常爲軍鋒
功最增二秩宸濠反遣使賚重賞誘總總執其使送
珣遂從珣共平宸濠璉朝邑人文定同年進士由戶
部郎中出爲袁州知府從討宸濠獲首功千餘事定

珣璉並遷江西右叅政世宗錄功各增秩二等嘉靖二年大計給事御史劾監司不職者二十二人珣璉與馬吏部以軍功未酬請進秩布政使致仕從之二人由是遂廢珣子埴幼有俊才嘗受業張璁嘉靖初埴登鄉薦璁已貴顯屢欲援之辭不應銓授浦城知縣有徐浦者家貧年十五執役公府埴一見異之令與子同學且為娶妻後果登第為給事中具家世世奉祀馬第址舉進士歷御史終山東鹽運使以清操聞德儒臨海人弘治末進士歷工部員外郎監蕪湖稅有清名再遷臨江知府宸濠反遣使來收府印德

儒斬之與家人臨池誓曰吾當死守孤城脫有急若輩先沉池中吾誓不負國也即日戒嚴旋與守仁共擒宸濠以憂去世宗以德儒馭軍最整獨增三秩為雲南右布政使舟次徐州覆水死後贈光祿寺卿予一子官

論曰歷觀守仁用兵全以智數取勝是固然矣蓋兵詭道也利用權變以圖濟者也信如是也將古之戡大亂集大勛者果不皆傾危險詐之徒耶仲尼去正譎之評于與嚴霸王之辨又胡為是諄諄者况于擒濠之舉當時賢嘖有煩言恐未盡出于讒忌之口也

嗟嗟守仁事功如此即學術亦可知矣文定其有才
氣緩急宜可任倚而惜未究其用珣建德猺則所謂
因人成事者耳然而德猺較優云

明史卷二百七十四

列傳一百二十五

鄒守益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泳

歐陽德 羅洪先 父循 何廷仁 黃弘綱

劉邦采 從兄文敏 族子曉 魏良政 弟良器

徐愛 劉陽 蔡宗兗 朱節 錢德洪 王畿

程文德 王艮 薛侃

蔣信 周衝 冀元亨 陸澄

林春 徐樾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自有傳正德六年守益舉會試第一進士第三授編修踰年告歸始守益舉

會試出王守仁之門然未從講學也後讀中庸疑矣學先格致而中庸乃首慎獨積思久之疑未釋往謁守仁于贛州相與反復者閱月因悟格致即慎獨曰道在是矣寧庶人反從守仁討平之世宗即位始赴官嘉靖三年二月帝欲去興獻帝本生之稱守益疏諫曰禮所以正名分別嫌疑者也君失禮則入于亂臣失禮則入于刑不可不慎也今陛下推恩本生尊為帝后其于私親非不隆矣復加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視正統疑若無別臣聞尊無二上我太祖稽諸禮經製孝慈錄有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

三年為所後祖父母承重為本生父母降期即喪服
之隆殺則廟制祭法皆可類推伏望恪遵祖訓毋為
異論所惑疏入忤旨被責踰月復上疏曰陛下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羣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
由是觀望不敢復陳道路相傳且有孝長子之稱是
陛下徇情以為孝群臣順令以為忠長此不已殆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以父寢疾憚于易簀蓋愛之至
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
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陛下
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嘆且群臣之

議援經擬古欲陛下專意正統此皆為陛下忠謀者
也今不察而皆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夫亦少失
其平矣臣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
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
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古伏望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之忠愛信
而用之其去國者召而復之無使姦人動搖國是離
間宮闈昔先帝南巡群臣交章諫阻先帝赫然震怒
豈不謂欺慢可罪哉陛下在藩邸聞之必以是為盡
忠于先帝也今日入繼大統獨不容群臣盡忠于陛

下予帝得疏大怒下詔獄考掠謫廣德州判官守益
盡心民事廢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學者講授其間稍
遷南京禮部郎中州人立生祠祀之聞守仁卒為位
哭服心喪日與呂柟湛若水錢德洪王畿薛侃輩論
學考滿入都即引疾歸程文德來知安福請守益釐
正賦役欣然任之賦役為均久之以薦起南京吏部
郎中召為司經局洗馬守益以太子年幼未能出閣
乃與霍韜上聖功圖自神堯茅茨土階至帝西苑耕
稼蠶桑凡為圖十三帝以為假借誇訕幾得罪賴韜
素柔帝知事乃解守益之為洗馬也非內閣夏言意

明年春遂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出掌南京翰林院御史毛愷請留侍東宮被謫尋改南京祭酒又明年九廟災諸大臣自陳者第引罪守益獨陳上下交修之道以殷中宗高宗反妖為祥享國長久為言帝大怒落職歸守益天姿純粹最為守仁所重嘗稱之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里居日以講學為事四方從遊者踵至其學宗良知而于戒慎恐懼益兢兢焉嘗語學者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功夫則同所從言之異耳若以戒懼起意為非則誤矣學者稱東廓先生

家居二十餘年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先是守仁嘗主山東鄉試堂邑穆孔暉舉第一邊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侍講學士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孔暉端雅好學初以守仁非薄宋儒不肯宗其說及久乃篤信之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于釋氏其卒也命棺歛從其服孔暉與守仁益皆守仁所取士皆宗其學然孔暉以禪見譏去守益遠矣守益于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恤刑湖廣矜釋為多擢山東提學僉事時與諸生講學萬曆初累官廣東右布政使謝病歸久之以薦即家授太常

鄉致仕子德涵字汝海隆慶五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張居正方禁講學而德涵守之自若及御史傅應禎劉台相繼論居正又皆德涵邑人以是見疑為黨惡之出為河南僉事御史承風指疏論遂罷秋歸初善服習父訓修踐無怠稍其家學而德涵從耿定向弟定理問學定理不答德涵憤閉戶凝思至形神戕削由是有悟談論專以悟為宗于祖父相傳之學始一變矣府有青原山四時士女遊觀笙歌沸林木德涵偕弟德濟布袍芒屐間一往游游人怩之鼓吹為絕德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歷司經局洗馬錦衣千

户霍文炳者中官張誠奴也坐罪籍没而德溥令其救居第地得藏金為東厰所奏落職追贓父善聞大怒欲觸杖之德溥久之不敢歸親舊解釋百方乃已德溥畢貢盛名至是為士論所薄善從子德泳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二十一年給事中李獻可請預教太子斥為民德泳偕仝官救之亦削籍家居三十年言者交薦咸報寢光宗立起尚寶少卿歷太常卿魏忠賢用事遂乞休歸所司將為忠賢建祠德泳堅拒其募籍乃止

歐陽德字崇一太和人甫冠舉鄉試即之贛州從王

守仁受學早夜研窮至忘寢食守仁大器之自是不應會試者再至嘉靖二年赴試策問陰詆守仁德與魏良弼等直發師訓無所阿竟亦舉進士除知六安州德初政倥傯未遑學問守仁曰吾學豈在閒暇時耶德憮然既至罷諸繁苛定經費省訟獄汰冗役興水利賑恤饑民建龍津書院聚生徒論學人心翕然入為刑部員外郎六年詔簡朝士有學行者為翰林乃改德編修明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建講亭進諸生與四方學者論道其中德行履素高其誨人復誠意懇篤士以是日親尋改南京尚寶卿召為太僕少卿

以便養優改南京鴻臚卿父憂服闋留養其母與鄢守益聶豹羅洪先日以講學為事門人益進以薦起故官象遷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母憂歸三十一年服未闋即用為禮部尚書命喪畢之官其冬入朝又命直無逸殿時儲位久虛帝惑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益諱言建儲德上疏懇請會有詔二王出邸就婚德以裕王儲貳不當出外疏言曩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今事與太祖同請從初制帝不許德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裕王當何從帝

不悅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竟行册立耶德卽具册立儀上帝滋不悅然終諒其誠婚亦竟不同日己裕王母康妃杜氏竟議裦禮德請用成化朝紀淑妃故事中外稱其達禮而竟不從秦王為其中尉女請封德曰祖訓郡王孫六葉以下世授奉國中尉而女之封號則止于曾玄蓋子女自有差等也令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豈得于祖制外濫加恩禮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婿之號給冠服婚資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制不得襲又郡王絕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將軍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

而崇陽于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德曰事當慎始此制一破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何以止之請禁諸藩毋得妄有陳乞宗室以罪降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庶人其所入乃更多于中尉致恆輕犯法德為裁定其數減中尉三之一弋陽建安樂安諸王爭構寧府事令宗人告訐不已德曰寧國已除更何事當構耶奏止之帝悉報可德遇事必侃侃持正或當利害衆相顧色戰德獨意氣自如處之悉當或問德何故能然德曰吾惟求諸心耳心知為是雖害不顧心知其非雖利不為此吾所受于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問

者嘆服當是時德興徐階稱豹程文德並以宿學都
顯位于是集四方名士于靈濟宮與論良知之學赴
者五千人都城講學之會于斯為盛德器宇溫粹其
為學務真知實踐不尚空虛引掖後進如恐不及與
之接者莫不自化雖以嚴嵩之奸無所容其伎晚年
見知于帝將柄用之而德遽卒朝野莫不哀悼贈太
子少保謚文莊族人瑜字汝重亦學于守仁守仁教
之曰常歉然無自是而已瑜終身踐之舉于鄉不就
會試曰老親在三公不與易也母死廬墓側虎每環
廬而嗥不為動起家通州學正歷四川參議所至以

師親誨人有康惠聲年近九十而守身恆若處子德每亟稱之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循進士歷兵部武選郎中會考選武職有指揮二十餘人素出入劉瑾門循罷其管事瑾怒罵尚書王敞敞跪謝曰郎中輩為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尚書敞益懼歸郡熊讓趣易走循退避之數日而瑾敗敞乃謝循循歷知鎮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備副使咸有聲洪先幼慕羅倫為人年十五讀王守仁傳習錄好之即欲往受業循不可而止乃師事同邑李中傳其學嘉靖八

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外舅太僕卿曾直喜曰幸吾壻成此大名洪先曰儒者事業有大于此者若此則三年一人安足喜也洪先事親孝父每肅客洪先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居二年詔核請告踰期者乃始赴官尋遭父喪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遭母憂亦如之十八年簡宮僚召拜春坊左贊善明年冬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群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洪先等疏則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怒詈備至遂除三人名洪先歸則

益專求守仁之學然亦未嘗忘經世志甘淡泊鍊寒暑習騎馬挽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研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彌加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年垂五十睹時事日非斯志遂廢然鄉人所疾苦如在己身邑中田賦多宿弊積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屬洪先洪先精心覈察宿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千石率友人躬自賑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倉皇失措洪先為畫策戰守寇引去素與順之仝志友善後順之應召入都欲挽之出嚴嵩以仝鄉故雅知洪先擬假

遺才起用皆力辟洪先雖宗良知之學然未嘗及守仁門已見王氏之徒騰口張皇漸入虛妙心以爲非故其爲學尚主于靜恆舉易大傳寂然不動周子無欲故靜之旨以告學人而申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夫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知精而力鉅時王氏弟子王畿謂良知自然不假纖毫力洪先非之曰世豈有現成良知此非有萬死工夫不能得故雖與畿交好而持論始終不合辯駁以歸寂之說倡同志人多不謂然惟洪先深契之初

居憂時讀楞嚴得反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怨自省曰得毋誤入禪那遂棄不學既被放閒山中有石洞舊為虎穴乃闢荊榛居之廣可容百人命曰石蓮謝客屏居默坐一榻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聞順之訃哭之始下榻洪先律身最嚴一介不取初告歸時過儀真同年生主事項喬遣為分司有富人坐死行萬金求為地洪先力拒不聽喬聞亦微諷之厲聲曰君不聞志士不忘在溝壑耶居家值江漲壞其室巡撫馬森欲為營之固辭不可蕭然屢空弗以介意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文莊

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改字性之黄弘綱字正之皆雩都人廷仁為人和厚接人誠意盎溢而弘綱則簡嚴難近未嘗假色笑于人然兩人砥礪志行殊相得也廷仁初慕陳獻章為人後聞王守仁之學于弘綱欣然願見時守仁方征桶岡廷仁詣軍門上謁遂師事焉遭繼母憂斬然以禮自處不拘流俗守仁益嘉之授以萬物一體及致良知之說服膺無倦嘉靖元年舉于鄉後從守仁于浙來守仁令之引掖後進廷仁詞意懇款人人以為親己然立論尚平實守仁沒後有為過高之論者輒曰此非吾師之言也二十年

謁選除新會知縣喜曰此陳子故里也吾恨未及其門今幸仕于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其祠而後視事政尚簡易士民愛之遷南京工部主事分司儀真榷蕪湖稅不私一錢滿考即致仕家素豊自奉極嗇以勇于行義貲日落比卒至稱貸而後襄事弘綱舉正德十一年鄉試謁見守仁于贛州即悟心理合一之旨時守仁日治軍書四方從游者踵至則遣高第弟子先開誘之而後與之講授弘綱與焉後守仁歸里弘綱從之及守仁卒門人歲推擇一人紀其家弘綱居二年始歸登鄉舉三十年始就

選得汀州推官召為刑部主事以執法見疾會大計京官遂以原官致仕先是守仁之門從游者恒數百其善推演師說者稱弘綱廷仁及錢德洪王畿故時人為之語曰江有何黃浙有錢王學者稱廷仁善山先生弘綱洛村先生

劉邦采字君亮安福人自少英特不群初為諸生即厭舉子業慨然以希聖為志與從兄文敏及弟從九人赴浙江謁王守仁于里第邦采姿頗敏言輒契合守仁大嘉之還父憂疏水廬墓既免喪遂不復應舉嘉靖七年提學副使趙淵檄縣敦勸赴試邦采不可

淵撫下並急用强之使必獲行邦采將以布衣謁丞
降禮懸請乃易巾服入及門逕見淵不下席遂卻立
不進淵亟起延之邦采言諸生入闈解衣檢察非待
士禮敢辭延接御史備良才即令諸生並以常服入
試院免其檢察邦采乃就試遂獲中式久之除壽寧
教諭用薦擢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邦采識既高明
用力復果銳故造詣特深自守仁倡良知為學的久
而益熾有以揣摩為妙悟縱恣為自然者邦采憂之
每極言排斥焉文敏字宜充生而純樸與邦采共學
每夜分不就寢讀守仁傳習錄好之反躬實踐惟覺

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謁守仁而稟學焉自此加自克治瞬息不斷父喪既除遂絕意科舉從學副使徐階欲貢于朝謝不就嘗曰學者當循其本心之明時時自見己過刮磨砥厲以融氣稟絕外誘徹諸倫理事物之實無一不慊于心而後為聖門之正學此非從事困勉不可得門而入也彼高談虛悟炫末滅本獨非德之賊乎劉子曉字伯光正德中舉于鄉初守仁為南京鴻臚卿吉安人未有及門者曉往謁與論學有契遂受業歸以語文敏邦采亦往師之洛曉後聯仝志為惜陰會相與講求良知之學自是

吉安講席大興由曉倡之後為新寧知縣有善政解官歸學者所稱師泉兩峰晴川三先生也又有劉陽者字一舒初從曉受經後就告以守仁之學遂往謁于贛州守仁語之曰學者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為聖人陽感受教嘉靖初舉于鄉久之知碭山縣奸民好為盜陽立捕殺其魁盜為衰息乃旌孝子祭節婦敦尚禮教民俗以淳黃河久為患陽齋沐七日率父老虔禱河自蹴淪二十七里遠近異之徵授御史法民遮道哭送為建生祠帝改萬壽宮為永禧仙宮諸司皆賀眾御史屬陽為表陽曰此當諫不當賀眾

趣之陽終不可請獨當其責乃已故事中官持疏敲諸司皆北向揖陽謂同列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耳既授疏奈何復爾然自尊竟東向揖中官亦無以難也日寄疏食即舍閒若僧廬嚴焉以同鄉故曲加延接陽竟引疾歸居父喪哀毀廬墓終喪遂不出日與士大夫講學然務實踐不尚虛寂學者因其自號稱三五先生

魏良政字師伊新建人王守仁巡撫江西與兄良弼及弟良器良貴咸受學焉時提學副使邵銳巡按御史屠龍採論與守仁異數戒諸生守常業毋奔謁為

虛談諸生頗多畏避而良政兄弟獨不顧深為守仁所許然兄弟中惟良政功尤專故聞道最早為人孝友敦朴燕居無惰容嘗曰學問要領既明其功惟在專一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為嘉靖四年舉鄉試第一人未幾卒良政居家兄弟自相師友既沒良鄉嘗言吾夢中每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為見敬憚如此良器字師顏性超穎絕人守仁亟稱之後守仁歸里良器從焉時王畿為諸生落魄不羈見諸侍來講學者輒笑罵之居與守仁鄰不見也良器多方勸誘畿佻達自如一日與同門生投壺

雅歆畿過而見之笑曰腐儒亦為是耶良器曰吾等為學未嘗迂腐君第不知耳畿自是稍相狎既已而有味其言遂執業守仁之門故時稱良器善誘歸主白鹿書院闡揚師說生徒數百人皆知王氏學獨良器雅宗良知而踐履務乎實學者稱為藥湖先生及卒畿懷其恩每語及必流涕良弼以直諫顯自有傳良貴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王守仁妹壻也正德二年守仁被謫歸愛與山陰蔡宗兗朱節從之問學有省遂執業為弟子其秋三人並舉于鄉別守仁北上守仁言

徐生之温恭蔡生之沉潛朱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

明年愛登進士第知祁州為政愷悌大盜劉晨等起

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多見采納遷南京兵部員外

郎時守仁亦拜南京太僕少卿遂同舟歸里相與辯

問愛姿故穎敏聞言即契自是益篤信不疑已守仁

遷南京鴻臚卿愛與晨夕游處學益有聞當是時學

者素習程朱之訓一旦聞守仁言多遲回未信愛為

之疏通辯析暢其指要由是門人日益親守仁嘗曰

曰仁吾之顏淵也遷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守仁出

撫南贛愛亦請假歸未幾卒年三十一愛及門最先

閒道最早淵沖和粹造詣過宗究鄧遠甚難諸及閭
求皆自以為不及也守仁得訃哭之慟一日鑄早琛
枉走莫曰安得起曰仁九泉而聞斯言乎乃率門人
之其墓所酹酒而告之宗究字希淵正德十二年進
士歷延平南康教授入為國子助教終四川提學僉
事鄧字守中正德八年進士授黃州府推官入為御
史嘉靖初巡按山東大盜起顏神鎮延蔓州縣十數
鄧驅馳戎馬間以勞瘁卒贈光祿少卿當守仁倡道
其鄉鄰境士從游者甚衆海寧董澐字子濤以詩名
江湖間年六十有八矣游會稽聞守仁講學以杖肩

其歎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守仁異其氣貌禮敬之與語達日夜退語何秦請受業守仁以其老避辭之澐曰先生乃以我為不誠遂辭歸踰月棄其瓢笠復来謁卒委贄為弟子守仁與之陟秦望登香爐峰倘徉雲門若耶剡曲間澐日有聞益欣然忘歸鄉人及前從澐為詩者皆嗤笑之或作詩招澐澐不顧于教亦受業于守仁後舉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仙居應良字原忠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守仁官吏部良受學焉以親老歸養屏跡山中講學授徒者將十年嘉靖初乃還任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

及張璁輩得志黜翰林為外官良得山西副使謝病
歸卒永康應典字天彝正德九年進士除兵部主事
與江山周文興論學有悟遂引疾歸後從守仁游得
其指要歸建書院于壽山集生徒講學嘉靖中起故
官復以養母歸薦者相繼終不起以學行重于鄉
錢德洪名寬字德洪後以字行改字洪甫餘姚人王
守仁自南京兵部尚書歸里德洪偕邑中同志數十
人共稟學焉時四方士從守仁游者踵至德洪與王
畿先為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于守仁遂稱為教授
師嘉靖五年舉會試徑歸七年冬偕畿入都赴廷試

閣守仁訃乃奔喪至貴溪議喪服或曰昔七十子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德洪曰吾夫子沒于道路無喪主弟子何可無服然某也有親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畿曰我已無親遂服斬衰喪歸德洪與畿築室于塲以終心喪十一年始成進士除蘇州教授內艱服闋起國子監丞尋遷刑部主事歷郎中郭勛之下詔獄也主者鞫實移部定罪德洪據獄詞論死廷臣惡勛甚必欲坐以不軌謀疑德洪故予輕比言官遂劾德洪不習刑名而帝雖不欲置勛死方惡法官重擬遂因言官疏下德洪詔獄所司列上其罪已出獄

矣帝曰始朕命典獄官毋加勠桎梏而德洪拔遣之此與勠不類勅何異其再下詔獄考訊時御史楊爵都督趙卿亦在繫德洪與講易不輟久之始斥為民德洪既廢遂周遊四方號召同志與論良知之學所至延鈎恐後時南方講席益盛士大夫率務講學為名高而德洪與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為人士所宗然兩人性行頗異德洪徹悟不如畿畿之持循亦不如德洪故畿竟入于禪而德洪猶不失儒者矩矱至年七十作頤閒書告四方始不出遊穆宗立詔復官卿家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復進一階萬曆

二年卒年七十九學者稱緒山先生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弱冠舉于鄉為人跌宕自喜後受業王守仁遂變其宿習畿天姿高明守仁言略無疑滯守仁大喜嘉靖二年下第歸焚其路引誓畢志於學不復進取五年復當會試守仁強之曰吾豈以一第榮子哉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近沉溺能闡明者無踰子士大夫群萃都下子曷往焉畿乃北上遂中式時大臣多不喜守仁學畿語錢德洪曰此非吾輩入仕時也並不就廷對而歸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書院四方門

人從守仁者率告之曰王錢二生在越中若輩第往質之不異見我也已而守仁喪經紀其事持心喪三年久之與德洪同第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遷疾歸已入都會簡宫僚禮部郎吳春薦之于婦翁夏言言曰吾亦知之但須一謁吏部春以語畿畿謝之言遂大憾補畿原職尋進武選郎中三殿災給事中戚賢等會薦人才畿預焉言遂擬旨斥畿偽學奪賢言職畿乃再疏謝病歸畿自謂學當致知見性而已即應事有小過不足為累以故在官弗免干請二十四年京察南京考功郎中薛應旂將黜畿畿友多貽書責

應旂居順之左樞誣應旂卒以不謹斥之歲既中廢益務講學足跡幾遍東南吳楚閩越皆有講舍年八十餘猶未肯息鞅其論良知但指本體茲流于虛寂頗善談說能鼓動人所至聽者雲集每廣座闡揚時雜以禪機竟亦不自諱也學者稱為龍谿先生其後士之浮誕不逞者率自名龍谿弟子焉

程文德字舜數永康人初受業同府章懋為致本之學後與王守仁游從聞良知宗旨舉嘉靖八年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寄上郊祀議及孝敬勤儉四詩坐同年生楊名劾汪鋐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總督侍

郎陶諧遷主蒼梧書院尋還信宜辦麗澤書院以
學者已至高州主高明書院其教專主立志士多信
從居三年錄罷量移安福知縣再遷兵部員外郎父
憂歸結廬墓側終喪不入内起兵部郎中擢廣東提
學副使未赴改南京國子祭酒先是南京太常寺及
國子監博士等官不得選臺諫至是以文德言許入
選尋遭母憂服闋起禮部右侍郎適俺答犯京師命
分守宣武門鄉民避寇者號擁郭外不得入文德盡
納之疏請嚴禁將士妄殺報功急散太倉米賑避寇
饑民俱報可調吏部左侍郎三十二年兩畿及山東

河南大水民饑文德請遣使往賑得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廪輸贖勸借苟可以濟民者悉不限制而撫按以下盡停諸常務一意籌畫荒政督率有司郡以賑恤之勤惰爲殿最帝善其言遣官如文德指已改掌詹事府明年供事西苑文德本以儒學進使爲道家祝釐事非其好也所撰青詞頗有所規諷帝銜之又明年南京吏部尚書缺文德以資當遷顧外補吏部郎以其名上帝疑文德欲遠己乃責其語多漫欺命調南京工部右侍郎文德疏辭勸帝享安靜和平之福帝益怒以爲謗訕除其名文德舉行素高既歸聚

徒講學裹足不入城市及卒貧不能殮萬曆間追贈

禮部尚書謚文恭

王艮字汝止泰州人初名銀後王守仁爲更名曰艮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父以竈丁役于官冬月晨起以水頮面寒而呻吟艮哭曰爲人子而令父至此尚得爲人乎自是出代父役入則掃舍侍養晨昏定省惟謹艮初所讀書雖止孝經論語大學而信口談說自中理解後悟天地萬物與己一體遂謝棄雜務始東禮爲儒者然鄉人未之識也久之有客自江西來聞艮言論詫曰何乃類王中丞語乎因爲艮道

良知學良亦詭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言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爭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我予王公也時守仁巡撫江西即日往謁至中門執木簡而立守仁迎之門外良長揖據上坐守仁見其冠服有異問何冠曰有虞氏之冠何服曰老萊子之服守仁曰將止學其服耶抑學其戲舞娛親也良色動辯問久之漸移坐稍側既而大服下拜爲弟子退繹所聞復疑之悔曰吾誤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守仁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復就賓位自如已竟心折卒稱弟子守仁語門人曰吾他日數遭大

冠無所動令日為斯人動矣守仁歸里艮從之已而
歎曰吾師倡明絕學何風之不廣也乃還家製小車
自載北上所過招要人士告以守仁倡道東南欲以
揚其聲名既抵京師同門生駭異為匿其車趣使返
守仁聞之亦不悅艮往謁拒之不見居三日守仁送
客至門艮長跪道旁曰艮知過矣守仁不顧而入艮
隨至庭下大聲曰仲尼不為已甚者乃揖之起及守
仁沒艮遂歸家設講遠近畢赴時王氏弟子遍天下
率皆都爵位有氣勢獨艮以布衣抗其間其聲名反
出諸弟子上諸弟子亦不敢以布衣薄之然艮本狂

士雖承學于守仁往往篤師說而上之持論益高遠頗出入于二氏而艮骨剛氣和內外澄澈音咳盻顧皆足動人所引接雖樵夫牧豎亦能使之有省即責類悍戾不悅學者聞艮言亦往往悔謝四方延主講席者惟恐或後其教大行獨不喜著述有酬答即口占令其子及門人筆之尊意而已御史洪垣構精舍居其學徒督漕都御史劉節巡按御史吳悌皆薦于朝不報子襞字宗順九歲隨父詣會稽守仁每臨講席必命童子歌詩諸童子多呼囂不成韻襞獨從容閒雅聲韻悠然守仁喜命師事王畿錢德洪襞制行雖

嚴謹生平慎取予敦孝弟聯宗族而亦頗善誨誘艮
集生徒講學發相之艮沒四方士大夫延襲主講席
不異于艮學者稱艮心齋先生襞東崖先生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性至孝父疾為嘗糞舉正德十
二年進士即以侍養歸旋師事王守仁于贛州篤信
其學歸以語其兄助教俊俊素有學行聞之大喜即
率群弟子姪往受學焉自是王氏之學盛行于嶺南
世宗立侃始謁選授行人尋聞母訃慟絕于地五日
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聞守仁卒偕同門歐陽德
輩為位朝夕哭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從祀陸九淵

陳獻章九淵得報允已進司正十年秋疏言祖宗分封于茅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為國家慮至深遠也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二始令就封乞稽復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之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誕生兆宗社大封乞下廷臣博議帝震怒詰所言出何典章立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先是南海彭澤為吏部郎素無士行因議禮附張孚敬遂與為腹心後京察被黜孚敬奏留之復引為春坊諭德至太常卿侃為是疏已一年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勸勿上又以示澤澤與

侃及少詹事夏言為同年生而言是時數忤孚敬孚敬思中之澤見疏因默計儲副事帝所諱言之必興大獄獄詞連言同謀可禍也乃給侃取其藁懷以示孚敬且語前計孚敬大喜澤走報侃曰張公見疏甚稱善此國之大事當從中贊之因趣之上與為期日孚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于言且云編修歐陽德見其疏頗許可而中允廖道南謂言交通江西王府有逆謀且勿發以待疏至帝許之已侃猶豫欲止澤頻趣之侃乃上奏至是考掠備至侃獨自承無所引既案自獄不具澤乃微詞挑之俾引言侃瞋目曰疏

我所自具趣哉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于言何預耶給事中孫應奎曾汴拜孚敬令避孚敬怒應奎等具疏以聞詔並下言應奎汴詔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悖罔令致仕侃為民澤戍大同澤在朝專為邪媚至是自取天下快之侃出都至潞河過聖壽節焚香叩祝甚恭時參議項喬方欲行禮或報喬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聖者是何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也遣使問之果然中離者侃自號也歸家益奮力于學從游者恒百餘人隆慶初復官

贈御史弟僑亦舉進士為兵部郎中俊子宗鎧自有

傳

蔣信字卿實常德人年十四失怙居喪毀瘠久為諸生饘粥常不充稽古求志礪身以禮雖盛暑未嘗袒裼與同郡冀元亨善一日論大學信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元亨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自是講求愈力已王守仁謫龍場經其地遂偕元亨師事焉無何得危疾入道林寺閉目靜坐若半年洞見萬物一體學遂大進諸生多從之游嘉靖初貢入京師復師湛若水及若水為南京祭酒信遂卒業

南監若水門下士多則令信分教至十一年舉進士年已五十矣初除戶部主事遷兵部員外郎旋擢四川水利僉事播州土官以重賄餽于逵叱去之盡心民瘼民無不得以情言者有道士以妖術惑衆橫奪人貲他司遣人往擒莫敢近信使召之其術不驗遂寘諸法十九年遷貴州提學副使迪士以實行建書院二左曰文明右曰正學聚群髦士其中廩而誨之龍場故有守仁祠為置祀田湖廣清浪五衛諸生以道遠不能赴鄉試信請附試于貴州增其解額奸民易棐等竄入苗中誘其酋為不法御史趙大佑捕獲

之苗太閧巡撫劉彭年懼信遣使諭以國法立解散信以病數乞歸彭年不許會御史萬鏜以勘苗情至辰州檄監司一人赴軍中議事彭年乃以屬信事竣暫一過家而御史魏洪冕劾其擅離職守遂除名信之初從守仁游也時未以良知立教後與若水游處最久故其學得之湛氏為多然信踐履篤實不事虛談湖南學者莫不信從其教稱之曰正學先生卒年七十九門人咸衰絰執喪同時周衝字道通宜興人正德五年舉于鄉授高安訓導聞王守仁講學贛州遂往受業用薦擢應城知縣有惠政嘉靖初以母疾

改邵武教授遷唐府紀善上書陳修德裕後十二事王甚重之居八年特薦于朝詔加五品俸未幾卒衡之赴京改教也僕從湛若水游嘗曰湛之體認天理即王之致良知也與信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是時兩家門人各相非笑衡為疏通其旨焉

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受業王守仁以不欺為主守仁知廬陵從之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復從守仁于贛守仁屬以教子已命主濂溪書院善于鑒發同門生咸嚴事之時寧王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欲曉以大義使元亨往報既見宸濠

以語挑之元亨佯不喻獨與之論學退而宸濠大笑曰人之癡一至是耶他日再見講西銘元亨反覆君臣之義則怫然大詫元亨從容辯析自如宸濠亦服其有膽厚贈遣之元亨返其贈于官已而宸濠敗張忠許泰至江西誣守仁與通謀以詰宸濠謝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來論學忠等大喜將藉此禍守仁急捕元亨榜掠加以炮烙元亨終不承乃械送京師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交章白其冤出獄五日而卒同門梁焯陸澄應典為棺斂歸其喪守仁聞訃哭之慟厚恤其家元亨為人誠信仁恕視人猶

已在獄侍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盡繫其家屬妻李氏無怖色曰吾夫平日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私見吾夫出將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潔一室就見則因服而見手不釋麻枲問其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陸澄字原靜歸安人王守仁官南京澄從之遊始月一至已而益親旦暮侍澄故豪俊自是日班黜歛然自以為不足也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刑部主事武宗末年儲嗣未建澄請擇宗室親賢者居之京師以

繫天下之望不報踰月而帝顧嘉靖初御史程啓充劾守仁交通逆藩宜奪爵澄抗章極辯御史向信遂劾澄黨比帝戒澄毋妄言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以微情請屬澄即劾元並上其簡帝不問時謗守仁者紛起澄不平欲條為六辯上之守仁不可而止以便養改南京刑部尋丁憂歸始大禮議起澄上疏極言追尊之非遂服闋入都而明倫大典已定楊廷和等皆得罪澄上言臣初為人所誤後以質臣師守仁謂父子天倫不可奪令上孝情不可逆禮官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議未必非然後大恨初議之不經而悔無

及也章下吏部尚書桂萼悅其言稱澄事君不欺宜
聽其自新乃除禮部主事居數月帝閱大典見澄前
疏惡之謫高州通判自免歸澄有孝行居父喪哀毀
至失明在守仁門下最善問學者因其師弟問答多
所啓發守仁亦極許之嘗言自徐曰仁沒吾道益孤
所望于原靜者不淺然其上疏自悔初說論者皆以
反覆遷延目之有徐珊者學于王氏以鄉舉應會試
見發策問心學意詆守仁遂不對而出一時名甚震
後以選人久次得同知辰州使餉事覺自縊死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世爲軍家至春始讀書然窶甚

錢穀書者數矣春自力不怠遂爲諸生已受業州人
王艮聞良知之學欲躬踐之意發則以朱墨筆分識
其臧否用自考鏡自是動有繩檢尺寸不踰嘉靖十
一年舉會試第一除户部主事調禮部又調吏部他
人官吏部者率自矜高鎖門謝客春獨恂恂務自下
門無留賓出署則過諸同志友與之講學或就僧廬
道院宿談論竟夕以爲常人見其至誠亦不忍以私
干之時縉紳士以講學聚京師者數十人聰明解悟
善談説者推王畿若志行敦實則推春及羅洪先洪
先爲學最慎密春猶以露才而刺之進員外郎以母

病歸久之赴官歷文選郎中益兢兢思盡職奬進賢士慎擇監司守令以端吏治志或不盡行時拊几太息曰吾求盡吾心而已二十年冬感疾一昔而卒年止四十四發其篋僅白金四兩寮友嗟嘆為棺斂歸其喪春雖學于艮而操行謹嚴不樂浮曠故其學為不失正他若顏鈞梁汝元猖狂放恣竟為世大詬人謂艮有以啓之徐樾字子直貴溪人初從王守仁游復受業于王艮嘗與艮步月下頗自矜持艮厲聲曰天地不交否樾自是心清朗悟與春同舉進士歷禮部郎中出為福建參議有異政言官屢薦皆報罷家

邉雲南左布政使三十年沅江土酋那鑑反遣使詐降樾信之竟抵其城下死焉詔贈光祿寺卿予祭塟任一子官

論曰良知之說興士大夫樂其便易每爭趨之其能創悔補救行檢可觀者惟鄒羅數子而已若畿之拜闊艮之說誕已不勝其猖狂之弊而況下此浮薄造肆之徒誣民害政為世詬病者乎即如興獻廟議亦國家一大典禮也守仁既自命為鉅儒曾未聞有所折衷以定國是乃僅令其門人陸氏假託私談熒惑衆聽依違反覆於前後章奏之間吾不知師若弟之

所謂良知良知者果安在也夫變詐如燈有目者所共見而守仁則視同徐愛假諸顏曾之列欺人乎欺己乎誠不可解也已